

目录

1874年
人侵中
台湾，
1894年
挑起了
甲午战
争，这
是二十
世纪第
一十年
的开端
。所谓
“大陆
攻台”
，制定
了“欲
取中
原，必先
征台湾”
的征伐
世界。世
界中
国的侵略
扩张计
划。按
计划，
日本一
旦发动
事变，
占领中
国东北
后，北
方必
一个目
标，发
动事
变，开
始侵
华。至
1945年
投降，
长达12
年，非

1	前摇言
1	一摇华北（甲） <u>防疫部队</u> 的组织系统
1	摇（一） <u>防疫部队</u> 北京本部
1	援 <u>防疫部队</u> 成员与当事人的证词
7	匪中国调查的罪证
15	摇（二） <u>防疫部队</u> 各地分部
15	匪《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
16	匪 <u>防疫部队</u> 成员及当事人的证词
38	獯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查署调查的 罪证
45	摇（三）日军野战师团的防疫给水班
45	匪防疫给水班成员的证词
51	匪阳军当事人的证词
65	摇（四）石井四郎亲临指挥的罪证
65	匪石井四郎其人
69	匪 <u>防疫部队</u> 成员及当事人的证词
82	獯味自伪《满洲日报》的罪证
83	摇（五）华北（甲） <u>防疫部队</u> 人员名录
83	匪 <u>防疫部队</u> 本部人名录
88	匪 <u>防疫部队</u> 分部人名录
92	<u>二摇<u>防疫部队</u>进行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罪证</u>
92	摇（一）用活人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
92	援 <u>防疫部队</u> 成员及当事人的证词

目录

1874年
人侵中
台
1894年
挑
起甲
午
战
争
，
纪
世
纪
末
十
年
的
所
谓
“
大
陆
政
变
”
，
制
定
了
“
欲
在
取
中
国
必
先
征
服
满
洲
；
世
界
必
先
征
服
中
国
的
侵
略
扩
大
计
划
”
按
划
一
日
九
变
，
占
中
国
后
，
北
方
必
一
个
标
白
动
事
，
开
始
侵
华
，
至
1945年
月
投
降
，
长
达
12
年
的
非

- 111 摇摇摇 匪知情者揭露的罪证
- 112 摇摇摇 獯学者研究发现
- 114 摇(二) 用活人进行医学解剖和杀人方法试验
- 114 匪匪匪部队成员及当事人的证词
- 156 匪特殊输送的罪证
- 159 獯中国的调查与检举
- 172 **三 摇摇部队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
- 172 摇(一) 在晋陕及华北交通线附近细菌攻击的罪证
- 172 匪中国官方及报刊揭露的罪证
- 174 匪阳军细菌战当事人的证词
- 175 獯中国受害者的控诉
- 181 摇(二) 在晋绥边区细菌攻击的罪证
- 181 匪中国报刊记载的罪证
- 184 匪中国有关文献记载的罪证
- 185 摇(三) 在晋察冀边区细菌攻击的罪证
- 185 匪中国有关文献记载的罪证
- 192 匪中国报刊记载的罪证
- 194 獯阳军细菌战当事人的证词
- 203 灑晋察冀边区受害者的控诉及调查的罪证
- 211 摇(四) 在晋冀鲁豫边区细菌攻击的罪证
- 211 匪中国报刊记载的罪证

211	摇摇摇	露阳军细菌战当事人的证词
217	摇摇摇	露晋冀鲁豫边区受害者控诉与调查的罪证
226	摇(五)	在山东细菌攻击的罪证
226		露阳军细菌战当事人的证词
278		露阳伪档案的有关材料
281		露中国官方揭露和受害者控诉的罪证
284	摇(六)	在北京市霍乱实验的罪证
284		露阳军当事人的证词
285		露最近的调查证实
287	摇(七)	在绥西等地细菌攻击的罪证
287		露中国有关文献记载的罪证
296		露中国受害者的控诉
300		四摇日军投降时销毁细菌战罪证
300	摇(一)	中国调查的罪证
301	摇(二)	毁灭罪证者的证词
308		五摇学者的研究与验证
308	摇摇摇	露《侵华日军的细菌战》
318	摇摇摇	露《北京(甲)露露部队的验证》
325	摇摇摇	露《华北(甲)露露部队的细菌战犯罪》
340	摇摇摇	露《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述论》

目录

1874年
人侵中
台湾，
1894年
挑起了
甲午战
争，进
入20世
纪十年
来，靠
了所谓
大陆政
定，制
了“欲
征服中
国，必
先征服
蒙古；
征服世
界，必
先征服
中国”
的侵略
扩张计
划。按
一计划
日本发
九一八
事变，
占领中
国东北
后，即
华北作
必取
一个目
标。日
自发动
“开始
人侵华
北，至
1945年
月投降
侵略华
长达12
零8个

349	六摇附摇录
349	摇(一) 日军在山西省孟县细菌战的特别调查
358	摇(二) 日军在华北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简表

前言

摇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北支（甲）防疫部队”，与东北防疫部队、华中防疫部队、华南防疫部队及东南亚防疫部队一样，是一支打着“防疫”旗号的细菌战部队。但由于它隐藏得更深，迄今还鲜为人知。在本卷中，我们将以来自原防疫部队成员的大量证言，来自中国的大量调查，来自中国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以及中日两国学者和进步人士的研究发现，与读者一起查一查这支细菌战部队的来龙去脉，揭开它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大量杀害华北人民的真面目。

（一）惟一使用两种毁灭性武器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中，有的国家拥有细菌武器，有的国家拥有毒气武器，也有的国家同时拥有这两种武器。但是，惟有日本一个国家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和毒气这两种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自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来一切国际公法所禁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本为什么公然违抗国际公法呢？因为日本侵略者知道，当时的中国很贫弱，不可能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来回敬他们；而细菌武器和毒气武器是日本侵略者最理想的秘密武器。

特别是细菌（生物）武器，它的杀伤力尤其巨大。当今世界三个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中，细菌（生物）武器列首位，核武器居次，毒气（化学）武器居第三。由于细菌（生物）具有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和传染的能力，所以，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有可能使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洲的居民被传染受害。据美国的评估，一颗装炭疽菌的炸弹，也能如落在广岛的原子弹一样，造成10万人死亡；以100公斤炭疽菌在城市上空喷洒，可杀害100至200万人。细菌武器虽然杀伤力很大，但

生产和使用的技术却比较简单，费用比较低，又只杀伤人、畜，不毁坏物资。日本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曾说过：“细菌武器的第一个特点是威力大，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其周围一定数量的人，细菌战剂具有传染性，可以从人再传染给人，从农村传播到城市，其杀伤力不仅远比炮弹更广，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第二个特点是使用少量经费即可制成，这对钢铁较少的日本来说尤为适合。”^①

日本使用细菌战，是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1895年派兵入侵我国台湾，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先后向腐败落后的清朝政府索赔军费白银2亿两，日本由此加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1907年春天，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摆脱空前的经济危机，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其基本战略目标，如首相田中义一在向天皇的奏折中所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这种极端膨胀的野心，日本高度重视细菌战的计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开始研究细菌武器。1913年，日本拒绝在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上签字。1916年，日本陆军省军医课长梶塚隆二迅即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石井四郎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1918年10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1919年春，他回国后声称：“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②并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③当年，在京都陆军军医学校建立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③ 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41页。

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当时研究了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大量生产细菌的问题，并研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铝制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作战的能力。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日本天皇的敕令，日本军部晋升石井四郎为军医少校，随后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成为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中心。为了准备扩大侵华战争及对苏作战，就地使用中国人、畜做活体实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37年11月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秘密地将东京的“防疫研究所”迁至我国东北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一带，并在五常县背荫河设置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监狱等，改名为“石井部队”，从此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部队。1938年，根据日本裕仁天皇两次下达的敕令，石井部队扩建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也就是所谓细菌战部队，定员1000人，迁至哈尔滨市平房地区。同时在吉林省长春孟家屯增设“关东军兽类防疫部”本部，这支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研究的部队，称第100部队，定员1000人。经过大规模的扩建，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战基地。1938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已经有能力使用细菌战配合全面向我国进攻。石井四郎说：“现代化的武器，惟一的就是细菌武器，日本对细菌战是有把握的，其效果已在活人实验中证实过了。”^①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入我国。为了进行细菌战，石井四郎说：“1938年11月成立了1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② 1938年前后，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3个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正式公开代号“北支（甲）”100部队，又称“步兵站医

① 《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00页。

②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00页。

院，定员 员 人。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代号“荣”字 员 部队，定员 员 人。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代号“波”字 员 部队，定员 员 人。这三大细菌战基地，均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密谋部队，并在师团、旅团中配置了“防疫给水班”和“兽医防疫班”，即野战细菌部队。员 年 月，日本侵略者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冈”字 员 部队，还在泰国、缅甸设置了支部。这样，构筑了遍布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庞大的细菌战体系。

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日军细菌战部队为了研究和生产大量细菌武器，以人体试验和活杀解剖，残害了数万抗日志士和平民。他们在中国 余个省（区）进行细菌作战。不论在正面战场，攻占战略要地，封锁海港，摧毁机场，还是在敌后战场，“扫荡”、封锁、摧毁抗日根据地，制造“无人区”，均曾使用细菌作战，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军民。日军战俘济南细菌战部队军医竹内丰在笔供中说：“日本虽连战连胜，随着战线的扩大，兵力愈感不足，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胜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石井四郎说：“是细菌战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① 这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细菌战，日本早已无力支撑而战败了。

员 年初，德、意法西斯战败，日本法西斯已四面楚歌，但仍妄图谋划一场最大规模的细菌战，来挽救其败局。石井四郎晋升为军医中将，他说：“各条战线上的战况恶化，我们就要使用最后极端手段，一次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从而争得有利日本的转变。”按照日本大本营的指令，要用 万只老鼠，制备大量带鼠疫苗的跳蚤和老鼠，于 愿月前完成这一任务，孤注一掷，造成中国鼠疫等疫病大流行，灭绝中华民族，并组建一支“细菌特攻队”，登上美国西海岸投撒鼠疫苗。由于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队发起反攻，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这一最大规

^①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员 年 月第 员版，第 页。

模的细菌战的图谋遂化为泡影。

（二）鲜为人知的细菌战部队

战后，1947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美国与日本达成了肮脏的交易，石井四郎等把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交给美国，由美国进行干预、操纵，使1495名细菌战犯免于追究细菌战责任。从此，日军空前的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在历史上被隐瞒了下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书上见不到，中国史书上见不到，日本史书上更不可能见到。

中国有句俗话：“纸里包不住火。”经过世界一切正义人士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历史，终于被揭露出来。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两年后，1985年，中外学者云集沈阳，愤怒声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提出了追索“民间损失”的问题。今天，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罪行已引起世界关注，华中“荣”字1644部队、华南“波”字8604部队，及东南亚“冈”字2044部队，也被揭露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正在日本、美国提起诉讼。站在这场特殊战斗最前沿的爱国斗士王选女士，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1994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尽管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许多重要问题还远未搞清楚，但坚冰已被打破。

日军731部队在华北各地进行细菌战的活动极其诡秘，八年抗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时期里，在华北广阔的大地上，伤寒、霍乱、鼠疫、疟疾曾一再肆虐传播，千百万同胞遭受着那恶疫的苦痛，有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有多少人留下了残疾悲痛终生！然而善良的华北老百姓还以为是老天爷发了“温疫难”！长期以来并不了解这其中的“秘密”。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进步到了21世纪，日军731部队还盖着那厚厚的面纱，深深隐藏着细菌战的秘密！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有关史料尚有不少空白，专门论著还甚少，通俗小册子就更少见了。

因此，这支魔鬼部队如何在华北编织细菌战网络？制造了多少恶性细菌？活杀解剖了多少抗日人士？怎样对抗日军民进行细菌战？用细菌战杀害了多少中国老百姓？这些罪恶的内幕，迄今仍鲜为人知。当然，这有历史的原因，日本在战时始终把细菌战作为“绝密性的军事行动”，日本投降时，华北的情况又与东北及南方不同，日军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条件，更彻底地销毁细菌战的一切罪证，甚至把这支细菌战部队的名字从华北派遣军序列中勾销掉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知难而进。一定要把日军 细菌部队及其细菌战的罪恶内幕揭露出来！

细菌战是那场战争遗留下的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那场战争，造成中国 几千万人伤亡，近四亿美元经济损失，这样空前的民族灾难，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事实，日本司法机关还在适用 五十年前天皇宪法来审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他们不得不承认细菌战受害者事实，却顽固地坚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 几十个国家在研制生物（细菌）武器，利用现代化生物技术，进行基因转移和重组，培养和生产各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生物（细菌）武器已令世人生畏、恐怖！

六七十年前那场空前的民族灾难，无论如何也无法轻易抹去中国人民头脑中的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是中日两国建设长期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我们编写这本《细菌战》，目的正在于此。

一 华北（甲）1855 部队的组织系统

『一』 1855 部队北京本部

1 1855 部队成员与当事人的证词

原日军北支（甲）1855 细菌战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词^①

（1950 年 1 月 9 日）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受了 3 个月的步兵训练，于昭和二十年四月被调到北京，派入 1855 部队篠田队做卫生二等兵。这就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这个华北派遣军 1855 部队，属于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前中将下村定指挥的，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本部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的近旁，表面上做的事情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试验）、第二课（菌苗制造）、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这个部队除在北京设有本部外，并在开封、天津、石家庄、张家口、青岛、太原等地设有支所，部队全体人员在 1000 名以上。

第三课设在北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一）大量生产跳蚤；（二）大量生产鼠疫菌；（三）结合跳蚤和鼠疫菌；

^① 原载《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1 日。

(四) 从飞机上散布等。这个队的队长篠田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理学博士，是大佐待遇的军佐。在他的下面有军医将校 2 名、将校待遇军佐 3 名、卫生下士官 6 名、卫生兵 45 名，女子军佐 3 名、下士官 3 名，中国苦力 5 名，此外还有北京高等女子学校的日侨少女 10 名。

在该所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疟疾研究所；地下二楼全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走，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

跳蚤的发育需要黑暗及摄氏 28 度的气温和 90% 的湿度，因此，研究所二楼的窗总是关起来的，玻璃的内侧涂上了黑漆，室内经常黑暗无光。为了保持湿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 1 小时喷雾一次，在地阶上经常贮有 2 吋的水。附于各房的水蒸气活瓣，不断输送水蒸气进房。房内整天都弥漫着水蒸气。房内摆有数列木棚，上面放着无数的汽油罐，罐内装满着跳蚤，在罐的里面，放有小笼，装有老鼠，做跳蚤的食饵。对于这些被几千个跳蚤吸血的老鼠，每天都给予食物。老鼠经过 4 天至一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将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养蛇室的食饵。

听说在我被调入该部队工作前约一年，那里曾进行过人体实验，有两个中国人因此牺牲了。实验内容详细情形虽不得而知，但说那两个中国人是手脚绑起来，嘴里塞着东西，被装在麻袋里在白昼间用卡车从北京市内运到部队驻地，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还有，据我从尾崎技师那里听到的话，在 1942 年，有一次曾通宵大量生产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还进行过对空中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8月9日（1945年）苏联参战后，细菌研究所的人员都拿起枪，出动到张家口方面去，工作停顿。

不久，到8月15日，战事便结束了。在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篠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在后园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1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战争结束后第7天，我们便结束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叫“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同年12月，队长篠田统、军医大尉高冈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3人脱离了军籍，穿起西装，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搭登陆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长时冈孝也转归了步兵部队，同年11月混入其他部队回国。我在1946年1月因盲肠炎入医院，经施手术后化脓，直到3月尚在病榻上过日子，直到同年4月4日。因此后来的事情怎样，我便不得而知。那细菌研究所的干部恐怕没有一个成为战犯嫌疑犯，全体都回国了。

（中档）149 - 104

长田友吉^①的笔供

（1954年11月1日）

1943年7月，我以卫生兵长身份参加了河北省北京西华北卫生部候补下士官教育队受训，同时受训的约有200人。根据教育队队长某军医中佐的命令，出差到北京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索

^① 长田友吉，日本东京都神田区人，高等小学高等科毕业，1942年2月至1945年7月侵入中国，先后在日军第五九师团五四旅团卫生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兵长、伍长、军曹等职。

训练。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 10 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

一天，我和几名同事一起进入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 2 米、长 1.5 米、宽 80 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 5 个高 30 厘米、长 50 厘米、宽 30 厘米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数计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领土上培养散布细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

1943 年 8 月，由于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西村防疫给水部散布霍乱菌，霍乱在北京市内外发生蔓延。当时我以卫生兵长的身份参加华北卫生部候补下士官教育队，和同事 200 名，以及北京第二陆军医院、西村防疫给水部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等 50 人，总共 250 人，侵入北京市内外，试验霍乱菌的繁殖力。当时，我同西村防疫给水部的某军医中尉和一名翻译，闯入北京市内北安门附近的一个中国人洋车夫的家里。这家的男主人年约 40 岁左右，因患霍乱，倒在地上用微弱的声音求救。军医立即将可检物装入试管，并命令我们：“他如果爬出去就会散布细菌，快把门关上！”我把这个痛苦万分、企图挣扎着站起来的中国人踢到一旁，用粗草绳把门从外面牢牢地绑上，把这个中国人关在家里，让他死去。

另一天，我为了搜索霍乱患者，闯入北京城东的一户民宅。这家也有一名 40 岁左右的中国男人因患霍乱倒在地上，用微弱的声音呼叫着，挣扎着。当我来到这个中国人的身边时，他一下拉住我的手，那只手冰冷冰冷的，我又是怕又是气，把他打倒在地，用放在门口的一条麻绳牢牢地把门绑上，让中国人死在房里。用上述方法，我自己杀害了两名中国的和平人民，集体屠杀了 300 名中国的和平人民。

(中档) 119 - 1 - 131

中村三郎的笔供

(1954年8月21日)

1944年1月，我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给水训练。同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陆军医院东城分院（第一课）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并听北京防疫给水部长（大佐军医，可能是西村）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的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同年，我又在北支方面军直属昆虫研究所（第三课）研究过蚊蝇的种类。当时在标本上看到蝇子有50多种，蚊子有30多种。研究过细菌的培养和鉴别法。细菌有肠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阿米巴、黑热病、回归热、疟疾等，并参加了实地实验和学会鉴别的方法。毒瓦斯分为催泪性、喷嚏性、糜烂性瓦斯及青酸瓦斯、保斯思瓦斯，都是窒息性的瓦斯。

(中档) 119 - 2 - 1105 - 1 - 4

竹内丰^①的笔供

(1953年2月2日)

华北防疫给水部总部

部长 医学博士西村军医大佐。

地址 北京市天坛

庶务科 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

^① 竹内丰，化名刘宝森，日本国东京都荏原区人，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1936年12月侵略中国，历任东北松江省汤阳县、虎林县日本陆军医院中尉军医，内蒙古海拉尔市日本陆军医院中尉军医，山东省济南市日本陆军医院中尉军医、大尉军医等职。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3月残留山西省任国民党阎锡山部亲训炮兵集训团特务团军医科长、上校军医教官、卫生队长等伪职。1950年12月在太原被依法逮捕。

系。



1855 细菌部队总部遗址：天坛公园西南角神乐署前殿凝祈殿

经理科 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处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

材料科 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

计划科 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卫生研究科 负责生理化学实验，昆虫类、毒气及其他当地作战所需有关卫生学方面的研究业务。

防疫科 研究并生产预防接种液、疫苗、痘苗、血清类以及有关各队的菌检索、消毒、预防注射等防疫业务。

生菌科 研究并生产细菌战所需各种瘟疫菌。

给水科 负责野战及宿营期间的检水、滤水、饮料水灭菌，用水消毒以及运水等给水业务。

凿井科 负责开凿野战用水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

(中档) 119-2-411-2-16

2 中国调查的罪证

夏绰琨关于日军占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撤退情形见闻

(1950年3月1日)

1941年12月8日早晨8点钟的时候，日本军1855部队的篠田队，强占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事前一年中（或有两年中）该队长篠田统就时常前来参观，他自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并研究昆虫学。来所里的的时候，往往是与我们所里昆虫部门研究人员谈谈。据我们看来，该篠田亦俨然学者风度，文字方面可能通达数国，英语、法语说得都相当流利，身材很长，鼻子很高，我们常说他像是一个日本和法国人的混血人种，年岁在40左右。那天早晨8点钟，篠田亲自率领10名士兵闯进本所，首先一方面将本所已经上了班的员工加以监视，另一方面使兵士把守大门，不准我们陆续来所上班的员工再进门去。经过两小时后，将被监视的员工亦放出，而留下工友6人为他服务。过了几天工夫，他便传知我们离所的员工，各自写履历片一张，并各自声明是否还愿意继续服务。又过一星期后，指名召回我们干部10余人，借继续任用为名，强迫操作劳役，将静所楼房上层室内东西搬至下层。一方面于谈话中询问本所内部情形，如此10天，大概将本所情况了解清楚，即下令又将本所员工全体解散，仅留下机器匠4人，花区1人及工役1人。

在篠田队占据本所的4年之间，他的内部设施与工作情形，以及行动，都是非常诡秘。据我们的旧工友高德成和机器匠门子华等（日本留用的）所说：静所楼房上层，绝不准中国人上去，他们日本人上去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符号，并需要更换衣服。平时凡有物品运入或运出，必先中国人驱使回避。楼里平常温度很高，一年中仅有1个月停止暖